

影印宋藏遺珍

第三函
函十冊

大唐韶州雙峯山曹溪寶林傳卷第六

三藏辨宗章示化異香品第卅二

此章亦名光琰錄

（一）此前魏第一主文章黃初三年壬寅之歲十月中旬建業孫權稱于吳主在位卅一年是時赤烏三年辛亥歲有沙門康僧會至於上元立第茨設像行道吳主問曰佛法有何靈驗僧會答曰佛有遺骨舍利神應無方有求皆見吳主即令祈請是時僧會至念虔誠不遺其事得于舍利進上吳主是時吳主乃命力士種種

朱陵沙門智炬集

試練而光彩璨然都無有損吳主得信遂爲塔
卽今上元建初寺是也所以先立塔廟者爲佛
法初到凡情久昧若卽傳真理取信誠難故先
立塔像使修崇有在也自佛入涅槃後經一千
七十年至於漢地佛法到後又經一百六十三
年至于吳地

（文章應作文帝

第茨應作茅茨）

（二）是時有一三藏名竺大力在後漢末第十
二主獻帝請翻大品翻經旣畢一會
七人同遊上苑其三藏是月氏國第廿三祖鸛

勒尊者弟子忽於苑中見一道白光倏然而滅
衆相謂曰此是何相偶是一光瞥然而沒三藏
曰今此光者不是別相我鸛勒滅度當于此時
衆人聞之已咸共傷動遂聞奏獻帝編于此記
云後漢十九年己丑之歲月氏國鸛勒應光示
化

起（一）大品竺大力不出大品契嵩改作本

○傳法正宗記卷九宗證略傳

（二）

月支國沙門竺大力者蓋第二十三祖
鸛勒那之弟子也性素聰悟能通大小
乘學其國號爲三藏以漢獻帝之世至
乎維（一）邑嘗與沙門康孟詳譯正二本起

經一日所館有白光一道忽發於前大力歛容曰此光乃我師鸛勒那入滅之時相也衆異之遂以聞帝帝即命誌之其時己丑歲也

(三)此三藏從茲遊化至於上元禮覲僧僧會曰將得佛法來不三藏曰問我作甚沒僧會曰故問凡僧三藏曰汝其聖人

會曰我是聖人汝是凡夫三藏曰我是聖人更何用問僧會深知失意歎曰善哉智者當師何尊言論開宗妙知決盡三藏曰我師鸛勒智辯他心暗昧不通無過於我會曰似師辯利當有幾人爲自一身別有兄弟三藏曰似我等輩而

有三千穎拔出羣名曰師子受師教囑當化北天智惠弁才他心宿命

（僧僧會會是僧會僧會之連體也以準之）

（三）

○傳法正宗記卷九宗證略傳

尋游江南適值孫權稱王於建康方嚮佛法乃置寺禮沙門康僧會於其國僧會初見大力甚不德之尋用問答遂相推重因曰仁者何師乃能如是大力曰我師鸛勒那故得此妙悟乃通他人心會曰鸛勒之徒如師利智凡幾何人復有遇之者乎大力曰似我儔三千若其穎達離倫唯一上人耳號師子比丘其人密受正法與師繼世方揚化於北天竺國

（四）三藏曰我欲見王會即引見吳吳主主問

曰朕當化洽合得幾年之歲識曰清霄喫飯雲
間闕走十四年末逢猪閑□

（逢猪閑口因蠹魚一字不明或是口字）

○傳法正宗記

（四）

僧會遂引見於吳主稱道其異吳主乃
問力曰孤恭此有土國祚其有幾何力

遂說偈答之曰
清宵喫飯
雲開闕走
十四年末

必逢猪口

當時權不曉其言而亦甚禮之大力留
吳久之及權死其子亮即位益相見問
而言皆有效驗

（五）是時吳主悉不知會自爾三藏只在上元
五十年間不離長乘寺吳主崩後七年第二主

再有請命至殿坐猶未定帝問曰師有聖眼不
對曰未得上人法不敢深保帝曰今日西天五
土有何氣像師曰今日北天當有難起帝曰天
上氣像朕不深知北土難興誰能體悉帝曰欲
有近問將代遠疑請師善決以表忠信師曰有
疑請問不在試之帝曰今此殿前有一大樹師
可見

不師曰西國呼爲石陁此土名爲松樹帝曰此
中有物師曰有乖龍帝曰如何驗實師曰旦待
須臾風雨卽至帝曰天上無雲如何有雨師曰

聖者作用不以爲難言論未止有大風雨雷電
動作一霹靂樹如粉碎帝卽禮拜讚曰神通自
在人已得他心智乖龍在於樹其師心便契與
師言未盡風雨須臾至

（乘字字劃不明或敬或樂是氣象） 氣像卽

（六）自後三藏至吳第三主休庚辰之歲却歸
西天

○傳法正宗記卷九

（六）大力尋至孫休之世庚辰歲復還西域
（七）自黃初三年壬寅之歲有中天沙門曇摩

迦羅來至許昌觀魏境衆僧全無律儀時有當
土名僧光璨問三藏曰西國律儀軌則當何主
持示其滅度當有何相莫說昔世師親覩者請
爲寅白答曰我所見者而有二師一曰摩拏羅
二曰鸛勒那此二尊者我悉睹之見於神變不
可測量說法化度揔獲聖果

(七)

○傳法正宗記卷九宗證略傳
中印度沙門曇摩迦羅者以魏黃初壬
寅之三年至乎許昌初視僧威儀不整
頗嘆之謂其不識法律當時許昌有僧
曰光璨者賢於其衆能善遇之乃禮而
問迦羅曰師於西國所見何者勝師乃
以何法住持幸以見教迦羅曰西土凡

有二大勝僧一曰摩拏羅二曰鸛勒那我皆禮遇二大士者皆傳正法以法住持預其衆者寡不莊整然而大士俱得聖道而異德皆不可測

(八)彼摩拏羅臨門神力敵百萬象又復通聖知其昔劫育王之塔所因又當滅度時手指一泉從地涌出并說偈我悉記得光璫請說偈言偈曰心地清淨泉能潤於一切從地而涌出遍滿十方濟說此已寂然入滅璫又問曰此師滅來至今多少年代師曰此師滅來五十八白

○傳法正宗記卷九

(八)

摩拏羅者始於那提國以神通力一鼓其腹乃能威伏百萬惡象及其出家教化於西印度於其國辨塔指泉皆有驗効(事具其本傳)

(參照)

傳法正宗記摩拏羅大士傳大士即騰身太虛呈一十八變返座指

地發一神泉復說偈曰

心地清淨泉能潤於一切

從地而涌出遍濟十方世已而泊然寂滅

(九)又問後師化度如何師曰後師者即前師

弟子名曰鵲勒那所作神通非凡所測亦見神

變一十八數作聖已入滅大衆欲以火焚各分

舍利是時鵲勒見身說偈不許分布其偈曰

一法一切法 一切一法攝 吾身非有無

何分一切塔

(九)

○傳法正宗記卷九

鵲勒那乃其繼世之弟子也大興佛事於中天竺國及其寂滅四衆焚之將分去其舍利鵲勒那復能示現說偈誠之不容其分(偈亦具其本傳)

(參照)

傳法正宗記鵲勒那大士傳之

四衆閣未已將分去其舍利務各塔之

大士復現而說偈曰

一法一切法一法一切攝

衆即合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

○傳燈錄第二十三祖鵲勒那章

(九)

現十八變而歸寂閣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尊者復現空中而說偈曰

一法一切法一法攝
吾身非有無何分一切塔

(十)此師入滅今一十四年矣又問彼

土年代與比不同師曰名字有異時節一也中天竺國冬遇雪以此名之呼爲一白北天有多羅樹葉如輪若遇夏其葉如玉取此印之亦名一白西天其葉彫盡名之曰宵亦云一寂南天有諸樹木遇秋如今名之一黃東天樹木遇春如藍亦曰一青共此國中正春不異名號雖異四氣則同就彼五天不失正氣何故此五天竺國世界中心納氣受息悉不失度於彼中有人者多獲長命當報終後不受衆苦爲少欲不貪

彼我如一

光璚命筆錄之編入僧史

(十)

○傳法正宗記卷九

光璚曰其滅度久耶近乎迦羅
年矣光璚曰西國歲歷頗與此
羅曰號謂雖異而氣候不別也
天竺之歷數云云迦葉尋亦西
亦即傳其事後之為僧傳者得
一十二年應作十四年
羅

(十一)此三藏去後又經廿八年至齊王嘉平
二年春於洛陽更集梵僧重受戒此三藏名曰
波羅芬多為衆之首本是龍身為聽中天比丘

念姦聖經云說諸等類耳所聞故當得爲人心
生恭敬故而獲此報常修梵行爲衆所重

○傳法正宗記卷九

(十一)

中天竺沙門婆羅芬多者亦神通不測人也或謂其前身爲龍以聽經故得今所生齊王嘉平二年庚午至洛洛僧多從其重受大戒

(十二)復有弟子名摩迦陁當西晉第十一主
武帝太始三年丁亥之歲而降雒陽禮覲波羅
芬多師問曰汝雖彼國遊諸土得諸傳法道衆
平安以

不摩迦說曰當問何衆師曰北天汝到不答到

我聞師子尊者而被王戮今當後世所繼習者而誰得之答曰自師子尊者滅後至今九白有一罽賓沙門婆舍斯多受尊者并傳一衣復說一偈師子在日即出此罽賓國土今此師者深達法界辯才無礙具六神通及八解脫

○傳法正宗記卷九宗證略傳

十二及晉武太始乙酉之元年會其弟子曰摩迦陀復來芬多因問曰汝在西國頗游北天竺耶或謂師子尊者無事為其國王所戮是乎今復有傳法者與其相繼耶摩迦陀曰然師子誅死今已二十三年白有沙門號婆舍斯多者本罽賓國人先難得其付法授衣即日去之方於中天竺大隆佛事其國王迎勝甚器

重之雖外道強辯者皆亦屈伏與王辨
其苑中業泉國人異之復號爲婆羅多
那（事具其本傳）

（十三）從罽賓國出于南天大作佛事彼國王
名迦勝迎此尊者而供養有一外道名無我尊
是時王命此外道與婆舍斯多持

論爾時外道云解默論不好言說尊者訶曰若
不言說爭知勝負外道曰不爭勝負但取其義
尊者曰何者多名義外道曰無心爲義尊者曰
汝旣無心安得義乎外道曰我說無心當義非
名尊者曰汝說非心當名無義我說非心當義

非名所言往返問答如此外道敬伏更不措說

○正宗記 婆舍斯多章

(十三)

之初至中天竺國其王曰迦勝逆而禮
之先是其國有為外道者號無我恃其
術頗訾佛法王常不平至此命尊者抑
之及會外道者要之默論欲不以言尊
者詆之曰若不以其義尊者辯勝負外
道曰何者名義
不爭勝負但取其義尊者曰汝既無心
外道曰無心為義尊者曰汝既無心
得義乎外道曰我說無心當名非義尊
者曰汝說非心當名無義我說非心常
一當之誤一義非名
外道復曰當義非名誰能辯義尊者曰
汝當名非義此名何名外道曰為辯非
義是無名名尊者曰名既非名義亦非
義辯者是誰當辯何物
如此凡五十餘反外道詞屈遂伏之
一無我應作無我尊

(十三)

○傳燈錄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章

設禮供養時有外道號無我國王名迦勝
禮重嫉祖之至欲與論議幸而勝之以
固其事乃於王前謂祖曰我解默論不
假言說祖曰孰知勝負曰不爭勝負但
取其義祖曰汝以何為義曰無心為義
祖曰汝既無心安得義乎曰我說無心
當名非義祖曰汝說無心當名非義我
說非心當義非名曰當義非名誰能辨
義祖曰汝名非義此名何名曰為辨非
義是名無名祖曰名既非名義亦非義
辨者是是誰當辨何物如此往返五十
翻外道杜口信伏
于時祖忽然面北合掌長吁曰我師師
子尊者今日遇難斯可傷焉

(十四)爾時婆舍斯多當於殿上聞異香氣即

起面北合掌作禮大王問曰師禮□□尊者曰
今日我師當已命過深可惜哉深可

痛哉是時大王慰喻問訊

字(□□二字貼紙不可見恐是何物二

○傳法正宗記

(十四)

時王宮殿俄有異香酷烈尊者肅然
曰此吾師謝矣其信適至遂北面作禮

(十五)尊者告王曰我住南而化印度師已滅
度何此久留深敬供養當辭之者王曰我有一
事欲白尊者宮有一石夜放光明白日如故於
此石畔復有一泉常流不絕其水熱如湯我今

宮內悉使此湯將充洗浴而不曾歇除尊者固難詳察此是何因而感如此尊者告王曰凡似此者其事有三一者神業二者鬼業三者其地有石石如金色其石如火以因感故亦得其熱此名藥湯亦

號自然湯其第二者有人在世不修福德亦不信業廣作諸罪如山不可消盡爲無少善不解懺悔命終之後當入惡道餓鬼之中受其業或經一劫二劫三四五劫得方暫出至于人中還作其鬼餘業不盡漸漸償納以溫此水令彼債

主而來所用當如此者名曰業水亦曰債湯第一者昔在神中不守本業興波動浪令送錢帛或止古廟廣作殃咎徒祀酒肉神身是業在業作業以此因故無有出離天罰彼

衆當還人業以此附水酬答往業爲此之故感合如是于時大王卽命尊者親察此泉當是何等尊者到泉所纔見便識告王曰此者債湯及此石者是於鬼火今將欲滿而故時見大王曰當合如何尊者曰須一爐香當爲懺悔王取香爐奉上尊者尊者爲懺願罪消滅如此三說于

時泉邊忽見一身可長一丈至尊者前作禮歡喜云我有少福得遇尊者而爲懺悔得克斯務合生人中不敢便去故來辭

耳纔此語已瞥然不見尊者告王曰此湯却後七日當自不熱

字（是于鬼火難訓恐是于二字間脫一

○傳法正宗記

（十五）

尋謂王曰我始去師計往南印土今此久留豈辭師之意遽別王將去王曰今尊者少留容有所請余苑中有泉熱不可探其涯之石夜則發光雖甚怪之終不知其然願爲決之尊者曰此爲湯泉有三緣所致其一神業其二鬼業其三

熱石熱石者其色如金其性常炎故其
出泉如湯鬼業者謂其鬼方出罪所遊
于人間以餘業力煎灼此泉以償其夙
債神業者爲神不守其道妄作禍福以
取嚮祀惡業貫盈冥罰役之亦使煎灼
此泉以償濫察王曰幸尊者驗之三緣
此果何者而致之尊者曰此神業所致
也卽命爇香臨泉爲其懺悔須臾瀕水
現一長人前禮尊者曰我有微祐得遇
尊者卽生人中故來辭耳已而遂隱後
七日其水果清冷如常泉

(十六)是時尊者卽往南天大王卽嚴四兵送
于出城并賜象輦深奉細妙自此得號波羅多
那梵名也此言善別業泉衆

○傳法正宗記宗證略傳

(十六)

時中印之人以其言有効乃以婆羅多那稱之及北天竺聞之復以婆羅多羅稱之然二國之所稱猶此曰別業泉衆也

時波羅芬多聞弟子說五天識知心自踴躍告摩迦陁曰汝善知悉我亦懸覩深委彼事定不錯謬遂於西晉武帝太始三年書記東京白馬寺因玄朗法師至白馬錄得此本編之入集永訣古今之疑定知不誤矣

○傳法正宗記宗證略傳

(十七)

芬多謂其弟子曰我亦知之適驗汝說識有所合當時好事者即書于白馬寺後有沙門號賢朗法師者得于其寺乃

傳于世以芬多到中國在齊王之世則當列支疆之前爲其始顯於晉太始中故次之也

第廿五婆舍斯多章焚衣感應品第卅三

亦名後魏佛煙三藏五明集

(十八)爾時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名寂行母號常安樂於夜夢中見一神人手執寶劍內外明徹斷無瑕穢翳此神人者以手度劍付常安樂云汝善保護勿令有損夢覺卽如有孕其身如風常有異香遍滿宅舍時有天花自空而墜十月旣滿不覺產度又見手中

如執其物復不開展年至十一有一三藏來至其家告其父曰此小童子如斯人者年至廿當坐道場獲無上竅其父問曰此子手中似執一物不知其因三藏曰此所執者非是己物年至廿自當還他三藏記已出門不見及年廿父夢神人令送此斯多付與師子令翳此手必得平復云云父在前卷不復重錄及出家受戒得付法已行化至于中天降伏外道爲王弁泉已具前章云云

○傳法正宗記卷四

(十八) 天竺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傳

氏曰寂行母曰常安樂初常安樂夢人授之寶劍因孕尊者此後室有異香天數雨花其家及誕拳其左手常若握物至年十一有異僧來其舍謂寂行曰此子年至二十當得大法寶其手所握亦得發明言已僧忽不見及尊者勝冠從寂行攜詣師子尊者辨其宿緣即恣從師子出家因加今名既為沙門而師子方老又其夙累密邇乃以法付之苦令其去國尊者從命即日去之

○傳燈錄

(十八)

第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者罽賓國人也姓婆羅門得神劍因而有孕既誕拳左手遇師子尊者顯發宿因密受心印

同 錄

第 二 十 四 祖 師 比 丘 章

尊 者 既 攝 五 衆 名 聞 遐 邇 方 求 法 嗣 遇
一 長 者 引 其 子 問 尊 者 曰 此 子 名 斯 多
當 生 便 拳 左 手 今 既 長 矣 而 終 未 能 舒
願 尊 者 示 其 宿 因 尊 者 覩 之 卽 以 手 接
曰 可 還 我 珠 童 子 遽 開 手 奉 珠

○ 祖 堂 集

(十 八)

第 二 十 五 祖 婆 舍 斯 多 尊 者 罽 賓 國

人 姓 婆 羅 門 父 名 寂 行 母 號 常 安 樂 夜
夢 神 人 手 執 寶 劍 付 常 安 樂 因 此 有 孕
滿 月 產 下 其 子 左 手 常 拳 似 執 物 從 此

出 家 證 果 得 法

(十 九) 又 至 于 南 天 化 導 羣 品 百 千 萬 衆 時 南

印 度 王 名 曰 天 德 卽 請 尊 者 宮 內 供 養 是 時 彼

國有一咒師名曰通靈彼王被惑多取其語縱有善者志不存立見師到已王請供養心生嫉妬多設方計欲損尊者爾時尊心常自安樂不疑懼之時天德大王告尊者曰我有二子常修功德不好財色亦不多語每佛至前覲禮尊像自近一年長臥床不得健好既作多善合得好報以何因緣而招此果時尊者告大王曰今此病者却是功德作之此王子者於後世中必無其罪今世之中不作功德當於此時亦無其病何以故佛云人業惡故常在身心猶如內病藥

不 相 應

彼病不出亦不動作直至死後其病卽見人業
輕故亦在身心猶如霜露遇其好藥眼卽病見
見盡其病身卽安樂何以故身有其業志心懺
悔有功其病自見不受後業此太子者亦復如
是故佛云於三惡道中若應受業報願得今身
償不入惡道受又云衆罪如霜露惠日能消除
是故應至心勤懺六根罪王聞是說心生歡喜
卽與太子廣作利益願病痊可

卽（每佛至前恐應改作每至佛前 眼
病見意義不通）

○傳法正宗記

(十九)

以送之既至南印其王曰竺王躬羅御仗而禮之初王有子奉佛頗如法爲其功德然病且經年王因以問尊者曰吾子之奉佛作善而乃得王久疾善惡報應將如之何尊者謂王曰王子之疾誠功德之有所發也然此理幽遠王其善聽佛謂人有重業在躬猶內病已深藥不能攻將死其病益作病之在淺遇藥即動而後較重業亦然雖有功德無如之何及其死矣業報益現業之輕也資於功德其報即現後乃清淨今王之爲善久疾必其所爲功德發於此微業適雖小苦後當永甯經不云乎於三惡道中若應受業報願得今身償不入惡道受王何疑乎王信其說復爲營福其疾果愈

○傳燈錄

婆舍斯多章

(十九)

即辭王南邁達於南天潛隱山谷時
彼國王名天德近請供養王有二子一
凶暴而色力充盈一柔和而長嬰疾苦
祖乃爲陳因果王即頓釋所疑

(二十) 是時呪師聞王敬於尊者內自設計用
以

毒藥藥彼尊者當食此藥亦不言說既食已命
無所損爲藥毒故其氣上昇從頂而出化爲一
蓋覆在頂上可高三尺王見已不知着藥告呪
師曰尊者頂上可高三尺猶如其蓋當是何物
時呪師即至尊所以手頂上樓攬三二十下却
歸本座遺在手地都不覺知爲毒藥故非尊所

爲王見驚訝問咒師曰手在何處咒師曰在此
地上心猶不伏卽命同徒可近一百俱至王殿
恐此尊者多有妖幻恐損於國

我欲共鬪令知勝負王勅一任時尊者不起於
座頭上藥毒尙未消滅疑如一蓋澄澄不動是
時咒師遞相問曰適來手落因何之故其先咒
師曰此者頭上有劍我不覺知遂損於生時諸
咒師一時向前各說我能有一師手持一木可
長七尺就頭上空中托撈亦無所礙一時以手
空中揮略只着藥氣其手卽殞悉不能動是諸

咒師心卽甘伏不敢索鬪着藥氣者悉皆自死
有不着者重來歸依欲求出家尊悉領受咸與
度脫

（遺在手地恐是遺手在地之衍）

○傳法正宗記

（二十一）然其國先有咒師曰靈通者王所信
重及此乃嫉斯多謀以毒藥中之藥不信
能害復以術較術益不勝以是深銜之

○傳燈錄

（二十一）又有咒術師忌祖之道乃潛置毒藥
于飲食中祖知而食之彼返受禍遂投
祖而出家祖卽與受具

(廿一)爾時尊者卽出宮苑在於國內遊諸聚
落化四部衆經六十年是先大王身已崩化復
立一王名曰得勝常崇咒師心不信佛被其咒
師於王所說言彼婆舍斯多不會其道亦非師
子弟子王若不信請當試之王曰何以試之咒
師曰此云聖人問其差事若答不得卽非師子
繼業弟子爾時大王有一太子名不如密多聞
王欲試尊者卽諫父王曰今此尊者昔王供養
甚是威德不可思議昔

有咒師而試尊者當於其時手皆墮落悉不可

比願王慈造當勿試之王聞子語切齒訶責不
取其諫卽囚太子在於宮內不令出入不給供
侍每加惡言不自解悔卽於一日命其尊尊者
者赴命王見尊者亦不命坐當殿誠語而問之
曰我國之中無諸邪法師所學法當是何宗尊
者曰此國之內無諸邪法我所學者當是佛宗
王曰佛滅度來千二百歲師今七十當何得之
尊者曰自釋尊傳教歷于廿四師
我今所學當繼師子尊者王曰師子自身已遭
刑戮師有何法囑付於汝當此傳授尊者曰我

受其法亦有其信僧伽梨衣見當在此王曰便請此衣我欲覩見爾時尊者則於囊內取僧伽梨衣奉上大王王雖見衣不生信敬卽命左右以火焚之使人奉命卽執其炬當于殿前再候進旨王曰便當焚爇何更在久是時使臣卽便焚爇其火熾盛上下通貫發于時光明貫天祥雲覆地四花亂

墮芬馥異香火燼衣存不損如故王見此已心卽敬伏卽請尊者登于殿上深自發信便請懺悔尊者便爲懺悔王所不信願罪消滅如是三

說即放太子

○傳法正宗記

(廿一)

年會天尊者去王之宮化於他部已十者
之說呪者因讒之謂其王曰婆舍斯多
非師子弟豈有道耶請王試之王從
其言太子曰不如密多者知其構惡於
時王太子曰不如密多者知其構惡於
尊者乃諍之曰婆舍斯多者祖王所重前
呪師不能害尋亦自斃其道甚至國家
不須試之王怒謂太子黨於斯多遂囚
之一日果召尊者御正殿而問之曰我
國不容邪法師之學乃是何宗斯多
對曰我所學者佛法之正宗也王曰佛
滅已過於千歲而汝安得之尊者曰自
釋迦如來傳法更廿四世至於吾師
子我適所得蓋承於師子比丘也王曰
師子戮死安得蓋承於師子比丘也王曰

爲信尊者曰吾初師授我傳法僧伽梨在焉卽進於王王初不然遂命焚而驗之
火方熾遽有異光自其衣而發掩於世
火祥雲覆之天香馥郁及燼而僧伽梨
如故王大信乃盡禮於尊者其僧伽梨
衣王卽請之遂詔出其太子

（及應作火）

○傳燈錄

（廿一）

致難于祖太子不得勝卽位復信外道
王遽問祖曰予國素絕妖訛師所傳者
當是何宗祖曰王國昔來實無邪法我
所得者卽是佛宗王曰飲光大士親受
載師從誰得邪祖曰比丘子尊者我從
印展轉至二十世師子不能免於刑戮
得王曰予聞師子四世師子不能免於
何能傳法後人祖曰我師難未起時密
授我信衣法後偈以顯師承王曰其衣何

在祖即於囊中出衣示王王命焚師之子
色相鮮薪盡如故王即追悔致禮師子
眞嗣既明乃赦太子

○ 祖 堂 集

(廿一)

行至南印土有天竺國國王名曰勝次第遊
行師不信佛法試之此師奏王婆舍斯多不
會佛法請王試之此師奏王婆舍斯多不
若答不得則非師子繼承弟子問其異事
大王有一大子名不如此密多則向王曰
今此尊者先王供養有太子威德不用試
之王切齒呵責則囚太子乃命師師
則赴命王不令坐當殿試語問曰我
之中國諸邪法師所學者當是何宗師
曰此國之內無諸邪法我百所學者當
佛宗王曰佛滅度已千二百餘年師
十當何得之師曰自釋迦傳教歷於二
十四人我今所學當繼師子尊者法亦

有信衣名僧伽梨衣現在囊中取呈大王王雖見傳法袈裟心不敬信則命左右以火驗之其火熾然光明貫天祥雲覆地而雨四花異香氣馥火燼衣存王覩斯瑞方乃發心求哀懺悔（此衣在於王宮起塔供養）

四 婆舍斯多濟儲見乳章弁瑞日月品第卅

（廿二）爾時王子在於宮內身被囚繫亦不得食作是思惟我爲佛故而被囚繫今我飢渴如何存濟作是語已于時有一道白乳從空來入於口中如甘露味食此乳已身心明朗身輕健無復燥悶而自安樂又言

我雖快樂不樂宮殿若出于此便卽出家語已
使至宣王詔命令放太子于時太子出謝父王
又啓王曰身有疾病不任繼嗣欲近道者而求
出家王不留難告曰願汝善勤莫退其志且證
道果不退菩提爾時密多謝王已卽辭出家王
任汝去太子卽往師所頭面禮敬而白尊者曰
故來禮侍欲求出家尊者問曰父王聽不密多
曰我已諮白悉不留難任我出
家命至師所師曰汝欲出家當爲何事密多曰
我所出家不爲其事師曰汝云不不爲爲何事

密多曰我所不爲爲俗事師曰不爲俗事當爲何事密多曰當爲佛事尊者念言當是如來以大悲力令此太子助作佛事太子在師左右六年所言皆異尊者就王宮與出家兼請賢衆與之受戒是太子當受戒已其地振動白日月見衆會悉覩

爲何事之略體

○傳法正宗記

(廿二) 膳饑渴之甚方慮死在旦夕俄有白乳進
神一道自空而來注其口中味若甘露此

當求出家少頃而赦命至太子見王謝
已遂稱疾請免儲副乞從出家王詳其
志不可奪許之太子即詣尊者致弟子
禮尊者曰父王聽乎曰俞又曰汝欲出
家當爲何事曰我爲佛事尊者曰以其
至尋爲度之當此○地動月於晝現
舉國皆驚

○傳燈錄

(廿二)

太子遂求出家祖問太子曰汝欲出

家當爲何事曰我不爲俗事祖曰當爲何
事曰當爲佛事祖曰太子智慧天至必何
諸聖降迹即許出家六年侍奉後於王
宮受具羯磨之際大地振動頗多靈異

○祖當集

(廿二)

時太子被囚深宮并不得食乃云我
爲法故今此飢渴如何存濟其時天降

白乳入口味如甘露食了輕健乃作是
言我若出宮則便出家王詔出宮投師
出家
師云汝欲出家當爲何事太子曰我所
出家不爲其事師曰汝言不爲不爲何
事太子曰我所不爲不爲俗事師曰不
爲俗事當爲何事太子曰不爲俗事當
爲佛事師自念言如來以大悲力令此
太子助作佛事在師左右出家具戒

(廿三)王見此月并又地動告尊者曰今此疑
瑞有似非好尊曰今此祥

瑞是善利王曰我問白日月見陰陽相逆夜中
見日亦復如是尊曰白日見月得遇聖者夜中
見日暗者皆明王聞師解心卽歡喜又問尊曰

我自此來心有五疑今遇尊者心應決了常見
世界有地振動有不動處有時遠振不知其際
今日地動是何所作及遍不遍亦復如是又疑
天上日月星宿當有何感時隱時見下有識者
悉知其事有不知者如我無異及彼之者時會
不會又疑地上所感生于異物

將應何事用表何人雲虹氣象悉從地起有何
等人當感此事又疑東西二際有其霞彩色種
不等朝有暮有時散時聚又疑其天淨無雲時
其色青紺以何感故當獲如是我願尊者心如

大海不異小流雖說佛法亦說世法而此前事
非因尊者難可知解尊者白大王曰千世界卽
是佛界百億如日月亦復如是豈會佛法不說
世法若作是解無有是處此五事者何以故今
者地動及諸異瑞日月星像悉有由

矣世有諸佛出見地四振動白日見月夜見於
日世有諸佛成菩提道地五振動日月光明世
有諸佛涅槃地六振動日月暗昧世有菩薩出
見地三振動白日月見世有菩薩成道地四振
動夜中見日世有菩薩滅度地五振動天上明

星皆悉暗昧世有羅漢出見地二振動白日星
見世有羅漢證果地三振動夜星衆明世有羅
漢寂滅地四振動夜星不明世有比丘學佛道
不退堅志一生二生亦出見世地一振動

此佛道比丘欲證果地二振動此佛道比丘欲
遷化時地三振動若有比丘學菩薩道不退堅
志一生二生至於三生出見於世地半振動此
學菩薩比丘若證於果地一振動此學菩薩道
比丘若滅度時地二振動若有比丘學羅漢道
不退堅(志)一生乃至四生等出見於世感其

星明此比丘當證果時地半振動此比丘入滅
時地一振動於世界中有一衆生至孝至順者
地半振動於世界中有一衆生犯五逆者地半
振動如

地振動而有八等其事皆爾又東西有霞者爲須彌山東西二面黃金諸窔各見其氣爲日光所照雜窔氣見當日盛時此氣不見日此氣出見卽遙遠此聚散者日行三道各不同時春夏秋等亦復如是又此天如紺色者爲須彌山南面所嚴飾處是吠琉璃所作以應故常作青色

也此天上祥瑞而有三等人中祥瑞及地亦各有三而此祥瑞各見不同故如是說大王問曰天上三者何尊者曰感日上上祥瑞感月上中祥瑞感

星上下祥瑞日月星等悉在于上隨所感衆呼爲上中下感日者是佛世尊最爲其上以感於日名爲上上祥瑞感月者皆是菩薩羅漢中果之聖感感其月故名爲上中祥瑞感星者皆是下界名賢感於上象名爲上下祥瑞從地所起而無根株如此祥瑞亦有三等地生虹名上上

祥瑞地生雲其雲五色名爲上中祥瑞地生於
氣氣如蓋名上下祥瑞又於人中而有三等若
感於君上上祥瑞感於臣上中祥瑞感於人
上下祥瑞又禽獸之中而有九等悉皆不同何
以故其弟子一者比而未有忽而有者又非雌
物其形妙妙身如銀色此名上上祥瑞又禽獸
之中以有形者不是雌物本非白而忽自白師
子龍龜等并爲上中祥瑞又於禽獸之中最精
妙者本非有角忽如自有者并爲上下祥瑞又
於禽獸之中本非有翅忽而有并白色者名中

上祥瑞又於禽獸中本非有鱗者忽爾生鱗并變白者名中中祥瑞又

於禽獸中非紫者忽而變紫名爲下上祥瑞又於禽獸中本非青色黃色不是雌者名下下中祥瑞又於禽獸中本非黑者忽爾變黑不論雌雄名下下祥瑞又於草木之中而有九等又草木之中本自堅貞更加異瑞本非白者忽而自白此名上之瑞又於草木中比少有者其心堅實復加紫者名上中祥瑞又於草木中本非有葉忽爾自有者名上下瑞又於草木中本非有

子菓如有得結實者名

中上瑞又於草木中相擁生者名中中瑞又於
草木本非有花者忽爾著花花色紫者名中下
瑞又於草木中本非人形忽作人形者聖名下
上瑞又於草木中本非有光忽而有者名下中
瑞又於草木中本非禽獸形者忽作獸形者名
下下瑞爾時尊者告大王曰若於三千大千世
界如此祥瑞無量無邊不可窮極且數此世界
略舉少多王曰若非尊者誰能并此祥瑞我今
有福當遇尊者得聞此事

深達其意即於座前作禮

（百億如日月恐是如百億日月）

（不退堅恐脫堅下志字）

（口五逆因蠹魚一字不明契嵩作作）

（相口生因蠹魚一字不明契嵩作接）

○傳法正宗記

（廿二）

憂也王恐其不祥尊者告曰此非不祥勿

相反安得祥乎尊者曰晝而見月表遇

聖人夜而覩日表大暗皆明王憂遽解

因謂尊者曰我亦夙有見地動或近者

聖智敢以問之一者往見地動或近者

遠由何所致今日復爾同耶二者

日月星宿何故隱現不時三者地產異

物其應誰乎雲霓佳氣自地而作何人

惑召四者東西極望霞彩不定倏明倏

滅與其五者天
無專佛法而不言
曰三千大千佛
不可談豈有佛
爲是語然王地
之世有佛出地
現日世有佛槃
世有佛涅槃地
薩出者地則三
成道地則四震
度地則五震天
羅漢出者地震
漢證果地則三
寂滅地則四震
生不退學佛之
震若不退學佛
比丘遷謝之將
比丘退學苦薩
半震此學比丘
學比丘欲寂滅
時地則聖二震
世有一比丘此

四生不退學羅漢道者及其地出世也衆
星皆明此學比丘將入滅時地則一震世半震
此學比丘將入滅時地則一震世半震
爲至孝者地則半震世有大人作五逆者人
地亦半震是地功德有遠近日月業有
善惡隨其所感故地動有遠近日月業有
顯東西霞氣不定其色者蓋須彌山
東西二面隨曰蔽虧故衆寶之彌山
不瑠璃天所成紺青者亦須彌山
吠瑠璃天所成紺青者亦須彌山
夫天地人不三王者之瑞各有所尊下三品
其應現不同王曰夫三品者何尊下三品
感曰上上上瑞惑月佛中大聖人能之上下
上中瑞者唯阿菩薩其次聖人能之上下
雲氣虹霓起於地者亦上中下
品也虹霓之氣上上瑞也唯君有道故三
能感之景雲五色上中瑞也唯夫人有善
乃能感之禽獸之瑞亦有九品夫人有善

罕見於世而忽有之形非雌牝色如璧
玉若鱗龍之類者此上上瑞也物有本
非白而忽雪如龜師子之類者此
上中瑞也物有本非角者而忽角之色
復如金此上下瑞也物有本非翼者而
忽翼之色復如銀此中上瑞也物有本
非鱗者而忽鱗之色復如蛟如中中瑞
也（其中下一說元古本脫落）物有本非紫者
而忽紫之此上下瑞也物有本非青
非黃復不雌牝此上下瑞也物有本
非黑而忽緇之不必雌雄此下下瑞
草木之瑞亦有九品夫草木有本下
正而益其秀異本有性稍堅正而忽
上上瑞也草木有本非紫
而忽紫之此上下瑞也草木有本
秀而忽秀之此上下瑞也草木有
不實而忽實之此上下瑞也草木
本相接而忽生者此中中瑞也草
變而生異花者此中中瑞也草木
生而之象似者此上下瑞也草木有

發光者此此下中瑞也草木有忽生飛走
之象者此此下下瑞也
夫釋迦佛化境若此祥瑞者無限殆不
可紀然皆隨世福力大小感召而出之
王得其異聞前而加禮
（與其二字恐錯簡）

（廿四）時尊告王曰今此太子定是菩薩當感
月見得地振動以感乳故深免渴乏終是聖人
當合繼我爾時太子不如密多出家已畢并復
受戒不起于座得三昧果身心清淨獲他心智
尊者即歸本所化度無量乃告不如密多曰吾
今年邁欲入涅槃重持此法付囑於汝又曰今
此法者是如來正法眼藏傳大迦葉如是展轉

乃至於我我將此法特付於汝汝受吾教聽吾
偈言

聖人說知見 當境無非是 我今悟真性

無道亦無理

不如密多歎喜受教而又告師曰今此僧伽梨
衣在於王宮起塔供養師不傳我當由何以尊
者告曰我所受衣爲此難故汝前無難當何用
衣後世禪法遍于十方所在國土無不遵仰汝
善行化當自保護爾時不如密多禮辭尊者心
壞踴躍當自慶幸而順教詔尊者付法旣竟卽

從座起湧身虛空作十八變放大光明照耀天地用三昧火以自焚身所有舍利從空

散下不至於地於其地面可高一尺是時大眾悉皆驚訝云此尊者神力無比爾時大王聞師滅度卽嚴四兵廣飾象輦以諸妙妓共莊一蓋價直千萬持至會所奉上尊者用嚴舍利當此東晉第一主元帝八年乙酉之歲矣

身心壞恐心懷之衍湧身恐應作踴

元帝八年乙酉傳燈改作明帝太甯

三年乙酉
○傳法正宗記

(廿四)

誠大尊者謂王曰王子出家其所感若是
不如此密多尋亦證果即與密多還其前
之化所其後乃命曰吾老甚非久謝世
昔如來說大法眼藏今以付汝聽吾偈曰
密多我今悟其性復告斯多曰尊者以祖
師僧伽梨衣祕於王宮不蒙授之其何
謂耶斯多曰我昔傳衣蓋先師遇難付
法不顯用為今之信驗汝適嗣我五天
皆知何用衣為但勤化導汝之已後者
度人無量密多默然奉命已而尊者超
身太虛作一十八變大放光明照耀天
地即於空中化火自焚雖雨舍利而不
墜于地大衆各以衣裓接之尋建浮圖
合而祕之其時當此東晉明帝之世也
○傳燈錄

(廿四)

當善祖乃命之曰吾已衰朽安可久留汝

聖人說知見當境無是非

不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授祖曰此多聞偈再啓祖曰法衣宜可傳

無難何假其化化被十方人自信向不

如密多聞語作禮而退方人自信向不

祖現于神變化三昧火自焚平地舍利

可高一尺得勝王創浮圖而祕之當東

晉明帝太甯三年乙酉歲也

(廿四)

便證道果乃命付法而說偈曰

聖人說知見當境無非是此我今悟真性無道亦無理主元帝

此師入滅時當此土東晉第一主元帝

八淨修禪師讚曰婆舍斯多久離攀緣

未逢作者終不開拳傳師衣鉢度物
橋舡當心妙見豈假言宣

第廿六祖不如密多章辨毒龍地品第卅

五

(廿五)爾時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國王之太子也王名得勝彼此太子欲誕之時天香滿殿散遍空際宮諸眷屬悉皆

愛仰其心調柔意多善順不起三業常好法教
每於宮內常修梵行爾時婆舍斯多至彼國土
爲王所敬而彼國中有一外道名無我尊不信
佛法云已具前文不復重錄

○傳法正宗記卷第五 天竺第二

(廿五)

帝利父曰得勝即其國之王密多蓋得勝之太子也誕時宮中有異香氤氳家舍斯多道化其國尊者會事因稱疾乞免太子從斯多出家王聽斯多即宮中為其剃度會勝僧受之具戒事見於斯多傳

○傳燈錄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章

(廿五)

勝王之太子也 不如密多者南印度得

○祖堂集

(廿五)

第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土國王太子正名得勝具如寶林傳也

(廿六)爾時不如密多得付法已次第行化至

德善說佛法多諸機辨恐至王處王便宗敬損
減我徒大仙有便勿令王敬特疾來報當望速
計長爪開已後共王登樓命王西望不見一物
王問曰西方有何物長爪曰西有魔爾大志不
至行李可畏王問如有魔至當合如何長爪曰
若有此魔國卽衰喪王曰當有何計長爪曰宜
便誅戮王曰凡欲誅戮當須有過若未有過難
可形害長爪聞語已辭王下樓歸其本所命同
徒者令各在意有一瞿曇弟子不久卽至王必
歸敬我等諸人恐被損滅如有智者宜說方計

衆中有長爪告大仙曰我自法當共鬪之彼若不得自王不敬何用憂慮長爪告法者曰所解法者其有幾人法者曰似我等者面有一百次於我者有三百人長爪又門法名云何法者曰我法咒天咒地悉得振動入火入水不被燒溺長爪喜曰仙法行皆由法尊法者又曰我法一化直得驚忙非假大法不消小術長爪卽往白王此魔若來請王不憂我自法對王調伏王曰來須鬪敵莫宜排撓不得疏慢是時長爪五百餘人銜牙頓齒唯待尊

者尊於時該諸大衆欲入此城到門外告衆人
曰小諸又識此氣不衆曰非

尊不才尊者告曰此城之中欲起少難而隔於
我隔卽不得當自損之若損人衆近滿五百語
已入城見王王問曰師所來者其意云何尊者
曰我所來者當度衆生王曰以何等法而度衆
生尊者曰剛強衆生剛強化柔戛衆生柔戛調
王曰若有善術師何以敵尊者曰若會佛法一
切天魔上自消伏小小善術之類斯不足言不
假神通而自調伏于時長爪道衆悉在此會聞

尊者語已便設法術密作禁呪化

出一山可高千尺不着於地在於空中當尊者
頭上尊者知是術法卽以手二指按地彼五百
衆各見其身立不復敢動所化之山却在彼
衆頭上可去一尺危危欲墮彼長爪衆一時
乞命尊者卽以左手却黜其地悉復依舊諸
長爪衆一時作禮云我等輩不識賢聖當願并
哀敏我等王卽禮敬云我凡眼不識尊者令彼
小螢而對金尊者卽爲王說法王卽悟解深自
悔責長爪之衆一時退

散各相謂曰尊者神通如此我爭比之

體（開應作聞 非尊不才才恐識字略

○傳法正宗記

（廿六）

至東天竺國先出宮乃得付法其後遊化
重長爪外道梵志者及尊者不入境外道
之徒患之以告其師曰適知不入境外道
入外國其人道勝恐吾黨不如宜先謀斥
之外國道即請從其王登高因西望謂王
曰西有妖氣必魔入境王見之乎王曰
不見然則奈之何外道曰此魔所至家
國必衰然為王計者不如誅之王曰未
見其罪豈忍為乎外道復進其徒之曰善
咒者曰知其法能動天地此可以禦魔然
尊者已知其託以望氣先戒其衆曰我至
此城必有小難汝輩勿驚及見王果詰
曰師來何為尊者曰我來欲度衆生曰

當以何法度之曰苟有何術者衆生曰隨其類而
 法度之曰苟有何術者衆生曰隨其類而
 法至正雖天魔不降之安有妖術而
 不敢當耶外道輩聞其語益憤作法即
 化一大山凝空將壓尊者遂以指
 按地地動五道皆不能立移山即
 臨其首外道黨大懼尊者復按地地靜
 化山亦沒外道皆羅禮悔過王亦謝之
 曰不識大士乃令螢火欲爭曜日月

○傳燈錄

(廿六)

奉外道師長爪梵志東印度彼王名堅固
 梵志同覩白氣貫於上下王曰斯何瑞
 也梵志預知尊入境恐王遷善乃曰此
 是魔來之兆耳何瑞之有即鳩諸徒衆
 議曰不如密多將入都城誰能挫之弟
 子曰我等各有咒術可以動天地入水
 火何患哉尊者至先見宮牆有黑氣乃

白曰小難耳直詣王所王曰師來何爲尊
者曰將度衆生日以何法度尊者曰各尊
以其類度之時梵志聞言不勝其怒即
以幻法化大山於尊者頂上尊者指之
忽在彼衆頭上梵志等怖懼投尊者
者愍其愚惑再指之化山隨滅乃爲王
演說法要俾趣真乘

(廿七)時堅固王於新遷城所致一大供設彼
長爪五百人意恐悵快故悅預之并迓尊者同
赴此會尊者不受其請王有恹意尊已遙知又
自念曰我是如來弟子具大慈故若不救命何
名沙門即於座上作少神通往至會所王見尊
者而便問曰適請不來當復還至尊者曰我念

汝一衆須臾陷溺我若不來當誰救汝舉衆聞言皆悉驚訝遞牙相問云是何事王催齊食令速持辨尊者曰今此一會非得此會王曰何以尊者曰此是龍地須臾卽陷汝等若信便隨吾起于時一會并王部從一千二百摠遂師起離此會所向一高處相去五里迴面未正其地卽陷不損一人而脫彼難王深敬重以二象輦七竅嚴飾細妙好者而載尊者邈迤話言往故城所前妙音聲及諸伎樂四兵如雲漸漸歸止王曰五日向前作一大夢今日有此便應前瑞

其事甚妙孰能先覺自非尊者而不造此尊者
曰佛具大慈悲我當亦合爾心不彼

我者損已又大王曰我所夢者見一金鎖從空
而垂我以手執光照一衆良久收上亦不落地
今尊者救我等事與此無異尊者復告王曰我
於路上未至此國亦作此一夢夢見一子手執
珠蓋隨我後行亦不退步我觀王國當出一人
以繼於我王曰今此小國不生大賢縱有其人
不繼於聖尊者曰彼濁泥中尙出青蓮豈況勝
國而無賢者

（遞牙即遞互）齊食即齋食（遂師恐逐師之

衍）

○傳法正宗記

（廿七）

亦是時王新遷其都他日張大齋落之
亦以慰外道欲尊者預會尊者初不奉
命徐觀其地將陷即以供來欲有所救耳
師果來耶曰我非應供來欲有所救耳
王曰何救曰此地已為龍之所須與
當陷衆不便去必溺王恐即起其衆去
之未遠至一高原反顧其地果陷淵然
成湫王益敬密多即嚴象駕命尊者偕
還其故城因曰余五日之前嘗夢中墜
一金鎖垂至於地我即舉之今此
非其應乎尊者亦謂王曰吾昔將至此
國嘗夢一奇童持寶蓋趨我之後此
聖人出王所治以相繼傳法王曰下
豈有人至人耶曰王無謙是必應之

(廿八)是時彼國有婆羅門家生得一子年近
廿父母俱

喪亦少親族常自求乞隨時而已有命使者亦
不辭苦當行卽行意住卽住或念佛語或唱三
昧意無所執亦不於放逸或居鄽肆或止村落
曾處至陷處有識詞曰 神人脚踏土 會裏
逢龍虎 是日取王來 王便隨他去 出此
識已自隨所之不定居止又問曰汝行何急童
子曰汝行何慢人問姓何答與汝同姓或凡或
聖皆不能測此童子口稱瓔珞卽往城東而迎

尊尊者者爾時與王徐徐進輦尊

者告大王曰此國聖者不久出見王曰作何形狀尊者曰人不可識王曰早晚見尊者曰卽至言論之次是瓔珞童子至於輦前頭面作禮師告王曰此者是也王於輦中小禮合掌尊者告童子曰汝憶前世事不瓔珞曰我憶前世當與尊者在法會中而說般若我在會上轉修多羅爲化緣故特此相候尊者告大王曰今此菩薩王當識不王曰我難覩見心且不識師曰欲識此童子者不是別

聖是大勢至菩薩又曰吾今不憂於此聖後當
出二人一人當住此國土盡皆化導一人化導
南天度衆無邊悉獲善利得果之衆近有三千
獲小乘禪而當一万後化導六十年已更往東
方至震旦中居一九

（不辭苦苦字字劃不明或告或去）
（取字契嵩作趣 一万恐一方之衍）

○傳法正宗記

（廿八）

放達自號瓔珞闍里不能測其爲人然
日遽發隱語曰趣王神人脚踏土會裏
逢龍虎是日趣王來王便隨他去

自是出處益不常及王與尊者駕至其
舊城之東此子特來迎之禮於駕前尊
者語王曰所謂王國之聖士此其人也
尊者即謂瓔珞曰汝記往事乎瓔珞曰
我念昔同法會尊者演摩訶般若波羅
蜜而我轉甚深修多羅緣當復會故此
相候密多謂王曰此子蓋大勢至菩薩
降迹為吾嗣法然其後復出二大士其
一先化南天竺而後緣在震旦然其九
年即返本國

○傳燈錄

（廿八）
是時有婆羅門此子國當有聖人而繼於我
不知名氏或自言瓔珞故入謂之輕瓔珞
童子遊行閭里乞丐求度日若常不輕之
類人問汝行何急即答云汝行何慢或
問何姓乃曰與汝同姓莫知其行何故
尊者又謂王曰此童子非他人即一大勢
菩薩是也此聖之後復出二人化至

南印度一人緣在震旦四五年內却返此方遂以昔因故名般若多羅

(廿九)爾時大王告尊者曰若擬與此童子出家受戒我願供給所須當欲求福是時尊者與王到城卽度童子出家受戒尊者告瓔珞曰汝憶前世我說般若多羅可以此號稱之名爲般若多羅

瓔珞欣慶依師改名卽從會起見三昧光而照一衆所見光者咸得安樂心不燥悶身形光澤行步輕健

○傳法正宗記

(廿九)

尊者即爲之剃度謂瓔珞曰以前吾談般若汝說修多羅致今復會便宜以般若多羅爲汝之名

○傳燈錄

(廿九)

後王與尊者同車而出見瓔珞童子稽首於前尊者曰汝憶往事否曰我念遠劫中與師同居師演摩訶般若我轉甚深修多羅今日之事蓋契昔因

(三十)

爾時不如密多在東印度六十餘年化

度無量化緣漸畢乃告般若多羅曰如來以大眼法付囑伽葉轉次至我我今授汝宜當護持勿令斷絕聽吾偈曰
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應緣而化物 方便呼爲智
於時般

若多羅受教奉持尊者何法旣竟卽入王宮而告王曰我受王施當不輕利度

人已畢佛事亦竟願王好住我入涅槃王卽悲泣聖何速哉且願住世尊者曰時當行矣更不久言却歸本座化身如日良久不滅王施金塔以盛舍利尊者見日相已騰身空中作十八變訖化火三昧自焚其身所下舍利皆如金色王收供養時當此土東晉第九主武帝戊子之歲矣

寶林傳第六

○傳法正宗記

(三十一)

十年當此不如密多化道於東天竺逾六
如來付大法眼藏展轉至我今用傳
於汝汝宜流通勿令其絕聽吾偈曰傳
真性心地藏無頭亦無尾應緣而
化物心方便呼為智亦無尾已尊者告
王曰荷國惠施甯不感之但其化緣殆
盡不能久戀仁德吾將往矣王善保之
王泣下如喪所親尊者乃於王宮即座
化形如日少頃復之呈一十人變以三
味火即自焚之雨金色舍利王後為金
塔以閼之其時當此東晉孝武帝之世
也

(三十二)

○傳燈錄

付法藏偈曰
真性心地藏

無頭亦無尾

(三十一)

○ 祖 堂 集

尊 應 緣 而 化 物 方 便 呼 為 智 已 終 當
歸 寂 滅 願 王 於 最 上 乘 無 忘 外 護 即 還
本 坐 跏 趺 而 逝 化 火 自 焚 王 收 舍 利 塔
而 瘞 之 當 東 晉 孝 武 帝 太 元 十 三 年 戊
子 歲 也

此 法 用 付 不 如 密 多 告 般 若 多 羅 曰 我 持
聽 吾 偈 言 於 汝 汝 善 護 持 勿 令 斷 絕 而

此 應 緣 而 化 物 無 頭 亦 無 尾
此 師 入 滅 時 當 此 土 東 晉 第 九 主 孝 武
帝 戊 子 歲 矣

淨 修 禪 師 讚 曰 不 如 密 多 勝 王 誕 慶
高 遠 宮 嬪 迥 惇 道 行 佛 法 棟 梁 王 臣
瞻 敬 洞 鑒 燿 妍 祖 堂 金 鏡
(參 考) 淨 修 禪 師 讚 曰 般 若 波 羅 幼
名 瓔 珞 父 母 淪 亡 東 西 盤 泊 一 曉 龜

四十三
三二甲
毛恆嗟水涸果滿菩提道源遼廓

此傳原刻十卷缺六、七、九、十、四卷今僅據
日本昭和八年東方學報第四期所載常盤
大定發現第六卷補入

秦

新編入錄

雙峯山曹侯寶林傳卷第八

達摩行教游漢土章布六葉品第三

十九

并梁武帝碑文昭文祭文並集於後此一章亦名東流小傳

尔時菩提達摩者南天竺國王第三子學通三藏尤功定業天竺相承此三昧是如來密意也達摩既得法已并受法偈住于彼國六十七歲說法化

導而演一乘接六部衆如是神力宿
命他心廣作佛事授于大衆時現定
力即入三昧觀震旦衆生有大乘性
與彼緣熟而可堪化先辭師影後別
於王而告之言欲往東土王乃啓留
不住遂勅大目御已船送經于三載
至于廣州刺史蕭昂出迎時當梁普
通八年丁未之歲九月二十一日聞

奏梁帝梁帝勅下詔赴京師師取十月一日而赴上元武帝親駕車輦迎請大師昇殿供養是時志公和尚監修高座寺在彼言笑謂寺僧靈觀曰汝名靈觀實靈觀不靈觀曰願和尚指示志公曰從西有一大乗菩薩而入此國汝若不信聽吾識曰仰觀兩肩

伍胥撿鉤九鳥射盡唯有一頭至即
不至要假須刀逢龍不住遇水即逃
是時靈觀即以紙筆錄于記之介時
武帝問達摩曰朕造寺寫經及度僧
尼有何功德達摩答曰無功德武帝
曰云何無功德達摩曰此有爲之善
所以無功德是時梁帝不悟此理遂

普通八年十月十九日賔過江北後
釋寶志問梁帝曰昔聞達摩至國
大王何不敬仰留住武帝曰未知此
人志在上乘意趣冲遠凡情不惻因
茲致謗故不留耳寶志曰王雖遇而
不遇也武帝曰何人寶志曰此是傳
佛心大士乃觀音聖人乎王乃良久
驚恨即發中使趙光文欲往取之寶

志曰非論光文一人能取彼者盡王
一國之力此人不迴也因此異知高
座寺靈觀迭述前事通于此文因爲
東流小傳而彰在茲以顯後事余時
達摩十月十九日離此梁土至十一
月二十三日過江至北時當後魏第
八主太和十年行至東京有一僧名
曰神光昔在雒中久傳莊老談吐清

奇每自歎言未盡理妙孔老之說禮
述風規志士不遙當造玄境年逾四
十始遇菩提達摩禮事爲師從達摩
行至少林寺每問大師師不言說又
自歎曰昔人求法敲骨取髓刺五圖
像布髮掩泥投崖飼虎古人如此我
何藉焉時太和十年十二月九日爲

求勝法立經于宿雪齊至要膏天明大
師見而問曰汝在雪中立有何事是
時神光悲泣而言曰惟願和尚大慈
大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是所願也
達摩告曰諸佛無上菩提曠劫修行
汝不以小意欲求大法終不能得尔
時神光聞是語已即取利刀自斷左
臂置達摩前達摩語神光曰諸佛菩

薩不以身爲身不以命爲命汝雖斷
辟求亦可在達摩遂改神光字惠可
侍奉左右經八九年是時後魏明帝
發中使黃自立馳詔徵請如是三度
不赴京師賜磨納袈裟二領金鉢一
口絹三百匹銀瓶一口是時大師志
不受之勅又馳送如是三度後當領
受此上勅書三封及袈裟金鉢銀瓶

等物自魏末周初作亂漏失更無所
追闕於供養是時可大師勤苦精謹
不惜身命如是供給經于九載即以
無上正法及一領袈裟付囑惠可達
摩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如是
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
付囑於汝以此袈裟吾用爲信汝受

吾教聽吾偈言吾本來茲土傳教救
迷情一花開五葉結菓自然成今時
惠可聞付囑已及說法偈心生敬仰
依教奉行今時達摩告可曰吾以楞
伽經四卷用明佛性汝須知之吾自
到此國六度被藥我皆捻出今此一
度被菩提流支三藏光統法師等
食中下藥吾不捻出也何以故已得

付法人竟時後魏第八主孝明帝大
和十九年而入涅槃也墓熊耳山吳
坂至三年後時有魏使宋雲西嶺爲
使却迴逢見大師手携隻履語宋雲
曰汝國天子早已崩矣宋雲問和尚
曰何處去達摩曰吾皈西天是時宋
雲却到本國國王果已崩也遂聞奏
後魏第九主孝莊帝帝乃命使令發

此塔開棺而看全身已還西天唯見一隻履在遂奉詔取出於東京少林寺供養自開元十五年丁卯之歲被竊將五臺山花嚴寺中供養梁大同二年者即是後魏大和十九年也爲南此異都各有年號前後改立所以不同自武帝在位都得四十八年起

壬午終巳巳梁武帝登位得二十六
年十月一日達摩大師至於上元爲
對荅武帝不稱王情當年十月十九
日離梁土至十一月二十三日過江
入後魏雒陽住少林寺至大和十一
年戊申之歲正月十九日勅賜前件
袈裟金銀瓶鉢及絹等物明帝徵命
不赴三請在彼少林寺經于九載方持

法印而付於可又告曰吾有一領袈
裟賜汝爲信恐後疑者云吾西天之
人道汝是此土之子以何得法而實
難信汝便以此衣用爲信服并說前
偈及傳衣已及時達摩領衆雲往而
湊禹門彼處有寺額名千聖大師止
此經于三日時有期城太守楊銜之
問大師曰西國五天師承爲祖未曉

此意其義云何師曰明佛心宗寸無
老寤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又問爲祇
此一等更有別耶師曰須明他心知
其今古不猷有無亦非取故不賢不
愚無迷無悟若能是解亦名爲祖街
之又問曰弟子久在惡業不近知識
勤坐恭敬被少智慧而生纏縛却成

愚惑不得寤道而致於此伏願和尚
指示大道通達佛心修行用心何名
法祖師以偈曰亦不覩惡而生慊亦
不觀善而勤措亦不捨愚而延賢亦
不拖迷而就寤達大道兮過量通佛
心兮出度不與凡聖同踵超然名之
曰祖是時衡之作禮願和尚久住在世
化導群品師曰吾即往矣夫不宜久停人

多致患常疾於我衞之曰是阿誰弟子欲知其人願師指示當爲治病師曰吾寧往矣終不明焉寧自損已不可損彼衞之曰和尚不言誰表道力而辯他心師曰吾不明言恐損此人汝若苦問記吾識曰紅桃分玉浪管炬開金鑠五口相共行九十無彼我衞之重禮曰且辭尊長善自保愛弟

雙峯山曹侯溪寶林傳卷第八

子赴覲未遠別矣是時學徒千萬瞻
仰大師得契心者花多菓少時魏法
侶崇雋數人豪壯英資流支光統覩
達摩興化傑出衆倫二師心有所謀
覓陳扇論特至師所廣召宗由達摩
乃雷辯一聲塾戶俱啓是時難問往
返過從言發三千迴人萬意諸宗異學

咸伏賓崇光統流支猶生偃蹇六度
中毒師志除之後食再施師不捻出
得人付法何此久傳示化洛陽應現西
嶺是時達摩遷化正當梁武帝在位
三十五年丙辰之歲十二月當于辛
丑矣五日丁未焉于時魏明帝發中
使何弘簡至梁土告哀緣蕭梁武帝
戊申年中將詔書至魏通家結好并

述感化云菩薩入國土厚君賢德在
上邦朕不及也明帝迴詔亦述本風
云朕雖不才天降上德人道習矣佛化
備焉上聖南嶽宮行九紫寶志尊長
一而足焉武帝却返詔白而重標孤
云示觀音與朕分敬南邦北洛並得
奇人松鎮金峯珠歸玉浦至大師滅
度時孝明帝發中使何弘簡馳詔書

去師某月日滅度梁武帝歎曰至魏
九年通化十方緬尋瞻仰祿積如山
未覩聖顏忽加鍾器哀之悵之悲之
感之願敷龍圖陳辭玉版下詔諸子
以備諫文響望神歸宜加就真時梁
大同二年丙辰之歲十二月辛丑二
十八日庚午葬于大師是時武帝勅

賜大師珍奇雜寶共一十六事以充
祭杓又賜絹一千匹以充助祐于時
太子奉勅奠饗諸王百官而共持告
時魏太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即是梁大同二年而不殊也是時昭
明太子而撰祭文編于此章始陳序
曰今時大師示涅槃已哀動人倫若曾
考妣如覆乾坤苦霧霄結愁雲晝昏

月含悲而醅醪日帶慘而暄曝震山
岳以礪磔壅衆源而氤氲簪日裾頓顙
縷褐迷魂一氣一絕呼蒼叫旻駢布
擗踊互相捫捓徧躰血現衣裳變動
面投凶草髮散蓬塵殫殫擁轂縑經
盈輪百帀千帀如雨如雲是時也有
異類諸鳥相和悲鳴謳謳諏諏酸動
人情鼓翼異張肘盤旋繞廷頡之頡之

以暮繼明撫幹不去攀條忽驚引
吭哀怨人不忍聽復有群獸吠咋哮
吼嘻吁跼蹐擦耳吒口咆地號叫旋
籠戚揉澹吝呀呬咆咽毀首悶亂驚
躡悲呼良久慈心相視見人不走揔
來號泣大師皆稟人靈之友莖熊耳
之左鑿吳坂爲瑩山谷崩劣巖崖倒

傾古木森聳峻利陵競芝田萃尊蘿
藟垂縈棖木通道攤土齊平荷幽疑
雪匠碩如星高墳雲砌不日而成其
勢也左同軌右洛陽背澠池面福昌
夾二都之勝地基五天之法王于時
兩京羅帛五府英華竒希心眼續結
靈車輪搖鳳轉悵聳煙霞校層甯
堵岵岵耆閣左邊力士右畔軍吒前有

散脂大將後有北方毗沙素帳白帶紙
蓮華花雲盤素鶴樹杪啼鵑寶鐸搖
韻絀簪拽麻挽歌興兮嗟薤露悲風
動兮鳴兼葭由是駟馬臨歧百官奠祭
朱幕霞段展青樓雲制手橙榻重疊幡花
擁弊帳闌擢逾途敷毳褥從禹門而
遷迤枕熊耳而相繼剪刻通草折枝
芳桂菓蔬爛熳挺生勢展拂臨甬短

胡騰脚細累危香山巖懸薜荔花藥
旖旎蘇胡甘脆玉液瓊漿珍嘗寶饋
倚床金靽瓜杖珠翠百和氲馥六銖
煙翳士庶駕肩黃巾相綴悲變六合
愁添四襲然則百宮烈位而祭曰
維大魏大同二年歲次丙辰十二月
辛丑朔二十八日庚午皇太子諸王

及百官等謹以珍饗之奠敢昭告于
南天竺國聖曹大師之靈伏惟大師
閱閭天機岌然像外貯江湖於方寸
含太虛之境界恢廓正慧沖融三昧
賀十力之智印乘六通而泛海運悲來
兮梵方拯顛危於漢代降法電以挫
拉憚我山而瓦解賜之以點慧蕩滌
其儻擬指我心而即佛頓超地位之

輩莫其可大可久永休無咎日月融
而不融劫石朽而不朽靈臺鎮照廣
彰妍醜永作心師長爲導首何哉不
啻墜我嘉謀神道罔頓皇穹有幸折
鎮錙之慧劍曾驪龍之心珠峻岳倒
滄溟枯巨舟覆大厦鋪雲潛素兔霧
翳朱鳥眚者沉穽迷人謬途哀哉薩
訶去佛來魔尼乾跌踢興盛世捷疾

紛紛當奈何幻惑我梨庶踐蹋我娑
婆撲滅我寶炬隳壞我金柯騁六入
之窟宅縈五陰之網羅嗚呼哀哉大
圓寶鏡落心臺塵翳靜然將沒照迷
門闢振若爲開嗚呼痛哉肝膽俱摧
淚淚如雨吁號駭雷悲鳴鵠鵠愁雲
裴回寧知物外有裴空幽冥不促何

相催我大師真身化佛妙湛空量來
斲有形去乃無相一彈指頃十方通
暢辭震旦而東背往天竺而西向應
沐清流八解池遊戲一朵紅蓮上睿
哲斯逝高賢何仰寂寂山谷蕭蕭草
莽園藥餌躡庭軒罷賞般若葬林歲
歲凋無明荒草年年長但某乙等叨
縻鄙徒不勝悲痛早習曾損滿懃然哀

慟胡爲覆車不啻摧棟世界空聞誰
當應供無福者蒼蒼疊之不共恨號
泣以依恃想像願神道芳滋慧用謹
奉庶著伏惟尚饗

是時太子祭已後經三年宋雲西嶺
爲使却迴逢見大師手携隻履語宋
雲曰汝國天子早已崩矣宋雲問曰
何處去師曰吾歸西天於是武帝重

聞心加慰厚本許製碑心未承暇再
因此事而敬虔虔乃製此碑編為文曰
我聞滄海之內有驪龍珠白豪色中
現楞伽月唯我大師得之矣大師
諱達磨云天竺人也莫知其所居未
詳其姓氏以精靈為骨陰陽為氣性
則天假智乃神與含海嶽之秀乃抱陵

雲之氣類鄔陀身子之聰辯若曇摩
弗利之博聞揔三藏於心河蘊五乘
於口海爲玉疊久灰金言未剖誓傳
法化天竺東來杖錫於秦說無說法
如暗室之揚炬若明月之開雲聲震
華夏夏道邁今古帝后聞名欽若昊天
於是躍鱗慧海振羽禪河法梁橫天
佛日高照是其育物也靈注無靈注之法

雨灑潤身田說無說之心燈證開明
理指一言以旨說即心是佛絕萬緣
以泯相即身離衆生實哉空哉凡哉
聖哉心無也剎那而登妙覺心有也
曠劫而滯凡夫有而不有無而不無
智通無礙神行莫測大之則無外小
之則無內積之於無成之於有其教
示乎于時奔如雲學如雨花而多果

而少其得意者唯可禪師矣大師乃
舒容而歎曰我心將畢大教已行一
真之法盡可有矣命之以執手付之
以傳燈事行物外理在斯矣意之來
也身之住乎意之行也身之去乎嗚
呼大師可謂壽逾天地化齊日月使
長流法水洗幽冥而不竭永注禪河

滌煩籠而無盡豈期積善不祐皇天
何幸月闇禪庭風迷覺路法梁摧折
慧水潛流夜壑藏舟潮波汨起何啻
不祐俄然往矣神色無異顏貞如常
其時也地物變白天色蒼茫野獸鳴
庭甘泉頓竭嗚呼無為將來有為將
去道寄茲行示現生滅以梁大同二
年歲在丙辰十二月辛丑五日丁未

終于洛州禹門未惻其報齡也塋于
熊耳山吳坂於是門人悲感號動天
地泣流徧體傷割五情如哭考焉如
哭妣焉生途眼閉傷如之何嗟乎法
身示現無方骸塋茲墳形游西域亦
爲來而不來去而不去非聖智者焉
得而知之乎朕以不德忝統大業上
虧陰陽之化下闕黎庶之歡夕惕勤

肝不暇食萬機之內留心釋門雖無
九年之儲以積群生之福緬尋法意
恒寄茲門安而作之精矣妙矣傳之
耳目乃大師之苗裔也嗟呼見之不
見逢之不逢今之古之悔之恨之朕
雖一介凡夫敢以師之於後未獲現
生之福亦冀當來之因若不刻石銘

心何表法之有也亦恐天變地化將
大教而不行或建鴻碑以示來見乃
為頌曰

楞伽山頂生寶月中有金人披縷褐
形同大地體如空心若琉璃色如雪匪磨
匪瑩恒淨明披雲卷霧心且徹芬陀利
花用嚴身隨緣觸物常歡悅不有不
無非去來多聞辯才無法說實哉空

哉離生有大之小之衆緣絕刹那而
登妙覺心躍鱗慧海超先哲理應法
水永長流何期暫是涌還復竭驪龍珠
內落心燈白豪慧刃當鋒駛生途忽
焉慧眼閉禪河駐流法梁折無去無
來無是非彼此形骸心碎裂任焉去
焉皆歸寂寂內何曾有哽咽命之執
手以傳燈生死去來如電掣若能志

誠心不退劫火焚然斯不滅一真之
法盡可有未寤迷徒茲是謁

至唐大歷年中代宗睿聖大文孝皇
帝謚號圓覺禪師勅空觀之塔

第三十九祖可大師章斷辟求法品第四
余時惠可大師者武牢人也姓姬氏
父寂初無其子共室念言我今至善

家無惠子深自歎羨何聖加衛時後
魏第六主孝文帝永興十五年正月
一日夜現光明徧于一宅因茲有孕
乃生此子目受胎瑞名曰光光年至
十五九經通誦每發言說常人難會
心好儒學每讚仲尼性近道遙頻推
伯氏一言一氣不與凡同每吐每談
恒加妙健年近三十重覽佛書每集

賢良猶宗子史自茲已降不處家庭
遠邁參風時加慨歎偶至龍門香山
寺事實寶靜禪師常修定慧既出家已
而至東京永穆寺具戒年四十二却
步香山寺侍省尊長又經八載忽於
夜靜見一神人謂光曰當欲受果何
於此住不南往乎而近於道是時本
名曰光光見神人現故乃號神光於

第二夜頭痛如裂其師寶靜欲與灸
之空中有聲且莫且莫此是換骨非
常痛焉師即便止遂說前事見神之
由以白寶靜師曰汝依此言必是吉
瑞汝頂變矣非昔首焉上有五峯垂
墜玉軀其相異矣其祥吉矣汝勿久
住便當行乎于時神光禮辭寶靜徐

徐進步直往南行時有西國達摩大
師乃示摠持之林苑興不二之川澤
者也發悲慙之佛心傳金風於東夏
大教斯而復隱其誰導而知之於是
神光大師乃湊玄旨遂禮辭近隨而
從之不經旬日至少林寺頻有扣門
師不發機復於一夜中庭雪立大師
乃見而問之曰汝在雪中立有何事

神光悲泣而言曰惟願和尚大慈大悲開甘露門廣度群品是所願也達摩告曰諸佛無上菩提曠劫修行汝不以小意欲求大法終不能得神光聞是語已即取利刀自斷左臂置達摩前達摩大師乃喜曰一真之法盡可有矣語曰諸佛菩薩求法不以身爲身不以命爲命汝雖斷臂求亦可在是

時達摩大師遂改神光字惠可侍奉
左右經于九年即以無上法寶及以
一領袈裟付囑惠可并宣法偈師謂
可曰吾自到此國來六度被藥我爲
未付法教且皆捻出今此一度被菩
提流支三藏光統法師等食中下藥
吾不捻出也是時達摩密語惠可曰

此事非悞汝勿言矣何以故恐損其人
當我悲慙汝須好去吾自善安以吾
袈裟用爲法信又告曰所得吾法者
四人一人得吾髓一人得吾骨一人
得吾肉一人得吾血得吾血者偏頭
副得吾肉者尼摠持得吾骨者僧道
育得吾髓者汝惠可汝善守護勿令
斷絕又告曰汝得吾法并受信衣各有

所稟宜可知矣可曰請和尚述其本事而有何表師曰內傳法印以契證心外受袈裟以定宗旨不錯謬故而自明焉吾滅度後二百年中此衣不傳法周沙界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後得道還近千萬汝所行道勿輕未學此人迴志便及菩提初心菩薩與佛功等今時惠可

大師得付囑已廣宣流布度脫無數
於天平年中後周第二主己卯之歲
有一居士不說年幾俟有四十及所
禮拜不稱姓字云弟子身患風疾請
和尚為弟子懺悔可大師曰汝將罪
來為汝懺悔居士曰覓罪不見大師
曰我今為汝懺悔竟宜依佛法僧居

士曰但見和尚即知是僧未審世間何
者是佛云何爲法伏願和尚而爲開
示可大師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
佛無二汝知之乎居士曰今日始知罪
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法佛無二
也是時大師知是法器後與剃髮去
是師寶宜名僧璿其年三月十八日
於光福寺受具戒却歸觀侍經于二

載大師告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
葉如是展轉乃至達摩大師師付於
我我今將此正法眼藏付囑於汝并
師袈裟以為信故汝受吾教聽吾偈
言本來緣有地因地種花生本來無有
種花亦不能生說此偈已又告璨曰吾
歸鄴都還債汝善護持勿令法眼斷
絕大師又曰汝後有難當勿出焉璨問

曰和尚聖者當預知之師曰非吾能明是先代祖師而有識云璨問曰是何祖師師曰是西天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預知于此云吾滅度後一百五年而有小難識曰心中雖吉外頭凶川下僧房名不中爲遇毒龍生武子忽逢小鼠寂無窮吾算并此年恐及

於彼汝善行化勿令斷滅大師言訖便
往鄴都化導群品三十四載後而變
行復異尋常或在城市或於巷陌不
揀處所說法度人或爲人所使事畢
却往彼有智者每勸之曰和尚高人
莫與他使可大師曰我自調心何關汝
事其年正月一日有辯和法師於鄴
都管城安縣匡救寺誦涅槃經是時

大師至彼寺門說法集衆叵多法師
誦下人却衰少時辯和法師再三恠
於大師遂於縣令翟仲侃言之云彼
邪見道人打破講席亂壞佛法誑惑
百姓于時翟令不委事由非理損害
而終塋在礪州涇陽東北七十餘里
時當隋第一主文帝開皇十三年癸
丑之歲示于滅度春秋一百七歲遇

唐內供奉沙門法琳撰碑文曰

夫思不可得惻不可知惟禪門之法
乎故無形無相潛流沙界使有情者
歸於妙覺味道者普會於真如或開
小也言說或談大也不二無心即心
即色非色至如乘幽入微處默顯寂
臥佛性海登涅槃山闇而惟明凡而

大聖其誰能之可禪師矣禪師諱惠
可武牢人也俗姓姬氏禪師抱氣非
凡稟天靈骨頭如五岳掌若開蓮少
爲儒生博聞世典莊易大義無不精
研每聞老耑談天竺我師夫子說西
方之聖未曾不引領西望冀聞甚深
之法乎三十年間寤寐慨歎時有西
國達摩大師乃揔持之林苑不二之

川澤也為金棺久寂微言且絕大教
斯隱其誰遵之於是發悲愍心傳風
東夏策杖請益蹴踏禪門如滿月之
顯高山若渤澥之吞巨海禪師年逾
四十方始遇也不捨晝夜精勤九年
大師曰夫求法者不以身為身不以
命為命方可得也禪師乃雪立數霄
斷臂而無顧投地碎身營求開示大

師乃喜曰我心將畢大教已行一具
之法盡可有矣命之已執手默付以
心燈特奉楞伽將爲決妙尔乃啓慈
顏授眞教開寶鏡照心河如天牧雲
風卷塵霧德鉞育水置異器中其時
則淨五眼朗三明會一乘圓萬德乃
法山峩峩禪河汨汨東山之法於是

流焉即非久植宿因其孰能至於此
也然門人滋廣開寤者甚多散滿諸
山落落星布隨方利物波湧雲華或
居巖而棲心或道世而怡德其衆學
徒請益往來如市稍麻竹簞未足爲
多至如聰鑒精微明鏡照隱決禪河
於口海朗慧日於心端大師印之唯可
禪師矣繼明踵跡則僧璨得之相承

寶光明明大照導蒼生而無盡將萬
劫而無墜也嗟呼達摩大師乃觀音
聖人也現多身於像運靈甘露於沙
界一沐法雨群動洗心長開道光寂
寂恒照大師思寶珠已明智燈將曜
法化有人西歸示滅但法琳生居像
末長遇明時天澤普流預蒙出俗雖
形如草芥學劣鏤冰心不證於正真

敢見聞於法將復備綜玄教歷踐多
門超聖剎那滯凡累劫究妙覺於情
界得真如於俗品者未若斯法門也
吁嗟彼禪師不知其所之唯法斯在不
以書記焉知法之尊或恐蒼山變谷
渤澥成田萬古摧殘高風見隱乃為
讚曰

善哉大士應物爲器秉心唯德釋門
宗志因達而通爲法指辟一受不退
位登聖地心唯佛心事唯佛事累世
重光易劫之美此可大師下除第三
祖自有一支而有七人第一者峴山
神定第二者寶月禪師第三者花閑
居士第四者大士化公第五者向居
士第六者弟子和公第七者廖居士

第二寶月者有一弟子名曰智巖後
為牛頭第二祖師是也第三花居士
有弟子名曰曇邃言人也此曇邃出
三弟子第一者延陵惠簡第二者彭
城惠瓌第三者定林寺惠剛下自出
四代惠剛弟子六合大覺大覺弟子
高郵曇影弟子泰山明練明練弟子
楊州靜泰此上七代並是可大師之

苗製矣

寶林傳卷第八第二十三張 泰字號

第三十祖僧璨大師章却歸示化品第四十一
尔時僧璨大師者不知何許人也不
得姓字以後周第二主天平三年己
卯之歲遇可大師云身患風疾請和
尚為弟子懺悔可大師曰汝將罪來
為汝懺悔居士曰覓罪不得可大師

曰我為汝懺悔罪竟宜依佛法僧居士曰但見和尚即知是僧何者是佛云何為法伏願和尚而為開示可大師告曰是心是佛是心是法法佛無二汝知之乎居士曰今日始知罪性不在內外中間如其心然法佛無二也是時大師知是法器次與剃髮云是吾寶宜名僧璨焉又其年三月十

八日於光福寺受具當年却歸侍觀
左右經于二年大師乃付法及衣并陳
昔議而告縣事是時琛大師得付法
已遇周第三主武帝諱邕破滅佛法
隱於峴公山十有餘載後漸出化又
經二十一年至隋開皇十二年壬子
之歲導利沙界大集群品普雨正法
是時會中有沙彌年始十四名曰道

信來禮大師而致問曰惟願和上教
道信解脫法門師問信曰誰人縛汝
信荅曰無人縛大師曰旣無人縛汝
卽是解脫何須更求解脫信於言下
豁然大寤侍奉尤右經八九年於吉
州受戒却來侍奉璨大師大師乃告
信曰汝旣尸羅具矣其道明矣吾何

住乎又曰如來以大法眼付囑迦葉
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將此正法
眼藏并達摩袈裟付囑於汝汝受
吾教聽吾偈言花種非因地從地種
花生若無人下種花地盡無生又告
信曰汝善護持勿令法眼斷絕又告
曰昔可大師付吾法後又於鄴洛二
都而自化導經乎三十四年吾今付

汝法後三二年間悠悠在世然往羅
浮而暫觀曆非此久止汝當好住吾
自善去言訖便往更不住此四年甲
子後經于二載從羅浮還却歸舊止
樹下合掌而終時當隋第二主煬帝
大業二年丙寅之歲入涅槃也

唐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清河
郡開國公房琯撰碑文曰

雙峯山曹侯溪寶林傳卷第八

四維上下虛空不可思量而佛性如
之萬物變化陰陽不可思量而佛法
如之如來以諸法囑群龍以一性付
迦葉付阿難至菩提達摩東來付可
可付大師傳印繼明累聖一體自迦
葉至大師西國有七中土三矣至今
號爲三祖焉大師以沒生猶幻何有於

家變滅如雲其誰之子故蒙厥宅里
黜其姓氏代莫得而聞焉又以諸行
生滅是相虛妄故隨無朕諸心無所
或持衡屠門或操量酒肆不及其味
不言所利聲場姪室不累其志歸肆
乎維摩之僖歟此蓋大師天受之竒
也後見先師可公請為懺悔可公曰
將汝罪來與汝懺悔大師曰覓罪不

得可公曰與汝懺悔矣大師曰先師
曰今日乃知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
在中間如其心然罪垢亦然先師曰
如是一言已發廓然昭矣大師含道
而生抱理而息廣量重大度遺相性情
光師察其熟根為之寶器認之般若
證之彼岸祖師所付一以與之譬如東
方明矣而又登之以天光於是群迷

利見蠢動皆覩矣大師未得無求得
之不有同夫太陽與萬物齊運後何
心於暉燭耶此又大師授之奇也當
周武滅佛法可公將大師隱於舒州
峴公山峴山之陽有山谷寺超雲越
靄迥出人寰寺後有絕巘登溪更爲
靈境二公即其遜焉居五年風疾都

老時人號爲赤頭璨可公將還鄴謂
大師曰吾師有袈裟一領隨法傳予
法在汝躬今將付汝山谷寺數有神
光甘露之瑞人怵而問焉大師曰此
是佛法將興舍利欲至耳後京城大
獲舍利分布天下山谷寺果置塔此
又大師玄覽之奇也先是此山多猛
獸毒蟲大師至止遂絕其患門人有

道信者大師異其神意傳付之道如
可公之於大師焉告之曰有人借問
勿道於我處得法從此便託疾山阿
向晦宴息忽大呼城市曰我於峴山
設齋汝等當施我齋食於是邑咸集
乃於齋場樹下立而終焉異香滿空
七日不散道信奔自雙峯領徒數百
葬大師於所居之處時人始知道信

得法於大師尔時隋末崩離不遑起
塔洎皇唐天寶五載有趙郡李常士
林精爽朝爽朝端問望自河南少尹
尤遷同安郡別駕愴經行之丘墟慨
瑩壠之蕪沒興言改舉遐迹一辭於
是啓墳開棺積薪發火灰燼之內其
光耿然脛骨牙齒全為舍利堅潤玉

色鏗鎗金振細圓成珠五彩相射者
不可勝數四衆爭超歎未曾有遠方
後至痛無所獲或取親身一片之攏
周棺一揅之土頂戴虔誠歸至郡縣
振木撥土舍利復生焉自發舊封建
乎新定祥光瑞氣覆冒其山此又大
師通感之奇也寶塔肇興莊嚴云備
古木新拱丹翠相發松梢林於月桂

輪挺足其辰極迴廊共崇崗複抱長
鍾與嵌巖疊韻兩方登降雙剎俯仰
煥彼幽谷燭乎長川嘻大師之法傳
乎無窮大師之儀翳彼荒楚豈其道
而尊重其師歟非別駕李公孰能權
輿建立光若此者乎上座惠欽寺主
崇英都維那湛然禪師道幽孰能保
護營衛自初有終群財衆心願力斯

畢一佛出世再現此邦彼舒之人良
緣何其言鏤金石垂之不朽有處士
樊定超不遠千里來訪三居乃梗槩
其晦明存時之奇死生自在之異豈
伊言字能語至極辭曰
聖人何思兮其心本如如生萬法兮
如等太虛法則可說以心證心兮千

載不絕迦葉至我兮聖者十人良殊
心一兮相續一身與佛在日兮法無
有異八萬四千兮斯爲不二大師於
我兮如彼浮雲惟桑與族兮口未嘗
分大師於物兮幻彼邪正不垢不淨
兮一其凡聖以蒙養正兮人謂之狂
慧炬一發兮光照十方光然後人兮
示汲於代遭亂遂翳兮僅二百載明

時勝因号啓封以火盡成舍利号證
知佛果如彼前佛号寶塔巍巍與法
俱崇号永世歸依

有人云此大師不還者悞也何以今
於韶州清遠縣禪居寺現有三祖大
師堂隋甲子年末而屈于此住得一
年便往羅浮游諸名聖至隋大業二
年却歸山谷而示遷奄於天寶五載

乙酉之歲有河南少尹李常特往荷
澤寺問神會和尚三祖大師墓在何
所弟子往往聞說入羅浮而不還虛
實耶會和尚荅曰夫但取文佳合韻讚
大道而無遺若據實由墓在舒州山
谷寺北是時李尹雖知所止心上懷疑
其年七月十三日奉 玄宗勅貶李

尹爲舒州別駕至任三日僧道等參
李尹李尹問曰此州有山谷寺不三
綱荅有李尹問曰承寺後有三祖大
師墓虛實上座僧惠觀荅實有其年
十一月十日李尹與長史鄭公及州
縣官寮等同至三祖墓所焚香稽白
發棺而看果有靈骨便以闍維光現
數道收得舍利三百餘粒李尹旣見

此瑞遂捨俸祿墓所起塔供養一百
餘粒現在塔中使人送一百粒與東
荷澤寺神會和尚和尚於浴室院前起
塔供養一百粒李尹家中自請供養
至天寶十載庚寅之歲 玄宗至道
大聖大明孝皇帝謚號鏡智禪師
勅覺寂之塔時天寶五載十二月八
日李尹設舍利齋時有西國三藏二

人同赴此會李尹問曰師名云何三
藏曰名捷那尹問曰西天有多少祖
師捷那曰四十九祖李尹曰爲是一
宗旨下更合別宗三藏曰其數亘多
尹曰多少三藏曰若從迦葉爲首直
下血脉相承至于般若多羅即有二
十七師若取罽賓師子比丘依止弟

子達摩四代二十二師編入此前二十
十七師數內即是四十九若取七佛
并迦葉二十七師至此土璨禪師即
三十七祖也李尹又問諸老宿曰此
土有圖空寫單名并五十餘祖或前
或後或少或多但有空名不見說事
者何也是時衆中有一禪師名曰智
本
本是六祖能大師弟子任禪衆寺荅

曰諸祖師名多有老互者有其由矣
何者昔後元魏初佛法倫替聖教焚
燹其時所有沙門悉令還俗所有佛
經不遺一字並無流布時有沙門曇
曜其時還俗遂單錄得諸祖師名心
中草草不備次第著衣領中經四十
五年屬後魏第四主文成帝再建佛
法曜為僧統恨正法陵遲遂集諸沙

門共再結集目爲付法藏傳或前或後而有老悞者皆由此也自此集後又經一十三年丙午之歲成帝勅國子監博士黃元真再窮佛典特究餘墳時有北天三藏吉弗煙譯名佛陀扇多也五天通明并善神足秦梵俱契吳楚同該先翻釋氏之經次明菩薩

之傳就此之中辯其前後於彼教網
甄荊宗承編補五九之章分經四六
之軸就其本傳纂彼珠金兼覆外義
仍佳寶玉高峯翠巘迴合四賢廣博
異聞目為神足先陳六葉次述五明
指定古今共詳佛事者即當時之明
矣即今時之識矣

寶林傳卷第八